

郁金香书系



李小江 著

# 家国女人

women in family  
and country



郁金香书系

# 家国女人

women in family and country

李小江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家国女人/李小江著.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3

(郁金香书系)

ISBN 978-7-5651-0671-2

I. ①家… II. ①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6993 号

---

书 名	家国女人
作 者	李小江
责任编辑	张 莉
出版发行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江苏省南京市宁海路 122 号(邮编:210097)
电 话	(025)83598077(传真) 83598412(营销部) 83598297(邮购部)
网 址	<a href="http://www.njnup.com">http://www.njnup.com</a>
电子信箱	nspzbb@163.com
照 排	南京理工大学印刷照排中心
印 刷	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875
字 数	171 千
版 次	2012 年 3 月第 1 版 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3 600 册
书 号	ISBN 978-7-5651-0671-2
定 价	24.00 元

出 版 人 彭志斌

---

南京师大版图书若有印装问题请与销售商调换  
版权所有 侵犯必究

# □ 前言：家国与天下

“天下”在女性辞典中是一个全新词汇。

曾经，女人是属于家庭的，她与国族的关系一总经由家庭或男人为中介间接体现出来，不论阶级、肤色，无人能够幸免。因此，女权主义不仅力在摆脱男人的控制和男权压迫，也在挣脱家庭和国族对女人的束缚。

今天这个世界上，“现代化”颠覆了传统家庭的稳定性，“全球化”模糊了祖国和民族的界限，女人更像是个人的或个性化的，属于“天下”而无关家国是非——当真么？

我不以为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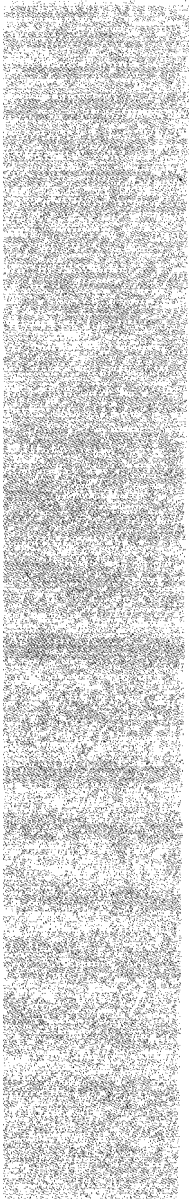
我不相信没有家国的女人能够拥有天下，也不相信没有家国意识的女人能够拥抱世界。在“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sup>①</sup>总序中我曾刻意强调：

女性学者的学术关怀不仅应该是女性的，也应该是历史的。无论过去还是今天，女性“故事”都不过是大历史的组成部分，女人的声音不可能超越时代而卓然出群。尤其对中国妇女而言，一个多世纪以来，女性的苦难之外确实还有沉重的国难和家难，妇女权利之上还有民族存亡和阶级压迫问题，平等的议题中还有于全社会都十分要紧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贫困问题。

于此，中国女人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反应：很大气，很壮阔，无论女权主义怎样启发和诱导，其立场依旧更像是“民族的”和“社会的”而不尽是女性的。这种品质不仅体现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历程中，也是“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

---

<sup>①</sup> 李小江主编：《让女人自己说话》，见“20世纪(中国)妇女口述史丛书”(四卷本)，三联书店2003年。



以下文字及相关情愫来自现实的社会运动和海内外实地考察,点点滴滴,字纸像雪片,散落在那时那地的日记或笔记中,与其看它们是随笔散文,不如看作亲历者的一份证词,为历史“事件”灌注鲜活的生命气息。

李小江

2011年9月28日

前言：家国与天下 / 1

**家国女人——有感“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

- 1 女“性”的觉醒 / 3
- 2 走向女人 / 7
- 3 女界与学界 / 10
- 4 我的 1980 年代 / 13
- 5 无根的难堪 / 19
- 6 寻找精神家园 / 23
- 7 你从哪里来? / 27
- 8 马克思的“帽子” / 33
- 9 “女子与家政”的风波 / 38
- 10 水深火热 / 42
- 11 我也很敏感 / 46
- 12 性别与学问 / 51
- 13 女性冲击波 / 57
- 14 女权与人权 / 61
- 15 边角料 / 65
- 16 完美与中庸 / 68
- 17 你认同什么? / 73
- 18 为什么没有嫉妒? / 77
- 19 哈佛风波 / 93
- 20 CHINESE WOMEN(中国妇女) / 100
- 21 为什么“我不是……”? / 109

22 在“女性言说”背后 / 114

23 学术自画像 / 117

### 同一蓝天下——采撷“海内外考察笔记”

1 爱情信物 / 121

2 绿色人生 / 124

3 别样姐妹情 / 127

4 女人读书 / 130

5 为和平值班 / 133

6 建香“老娘” / 136

7 富士山林中的歌声 / 139

8 热娜的“提案” / 143

9 一个天你都撑得起! / 146

10 芭比的启示 / 148

11 城市中的乡间小道 / 151

12 雪莉妈妈的骄傲 / 153

13 怀念 Janet / 156

14 平等就是一般高 / 159

15 “森之家”的巫女 / 162

16 到北京去结婚 / 165

17 “龙旋风”的柔情 / 168

18 走自己的路 / 171

19 “女权主义”信息 / 173

20 祖母们的故事 / 176

21 孟加拉印象 / 180



- 22 阿信的日本 / 183
  - 23 好样的多丽丝·莱辛 / 186
  - 24 俄罗斯情结 / 189
  - 25 东方与南方之间 / 192
  - 26 山海家园 / 196
  - 27 两个姑娘 / 200
  - 28 山里“书妹子” / 203
  - 29 信仰的力量 / 207
  - 30 我们有座妇女博物馆 / 211
  - 31 安耐特·鲁宾斯坦 / 216
  - 32 拜谒爱因斯坦 / 220
  - 33 挚友 / 224
- 代跋：救赎与启蒙 / 228

## 家園女人

——有感“新时期妇女研究运动”

新中国建立后，至少两代中国知识女性是在一个脱离了历史常规的特殊环境中造就出来的，可谓“新中国女儿”——我是其中一员。

我们享受了那个时代那种社会条件下所能给予的一切平等，无论福利还是灾难。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毛泽东时代，厚重的历史传统在大革命的洪流中隐身消退，无产阶级在排斥资产阶级的同时也极端排斥封建主义的种种表现。所谓“封建”，在中国人口语中曾有鲜明的性别含义，它并不影射政治，特指某人在男女关系上不开明——我们一代新中国女性，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氛围中走上社会，进入了一个全新的解放时代。

## 1. 女“性”的觉醒

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基本是在校园中度过的。要么住校，要么回到仍是校园的家。父母从一个大学调到另一个大学任职。虽说我跟着他们从南到北，领略了各地风光，结识了许多朋友，却仍然是从校园到校园，与世俗生活有相当距离。

在一个“平等”的社会环境中，要自觉认识自己的性别身份是有困难的。我知道自己是女人，却不认为“她”有什么特殊含义，不知道“她”与男人有什么不同。在当时，如果有人提出要搞妇女研究，我自己恐怕就是最激烈的反对者之一。

小时候的我比一般男孩子还“野”，喜欢爬树、翻墙、打弹弓，不喜欢穿鞋，更不喜欢梳头……回想起来，当年的爱好和行为并没有刻意模仿男孩子的意图，而是出自不愿受约束的天性。成年乃至中年以后，尽管在女人的道路上已经走出很远，这种天性和爱好依然如故。

在我，女性意识的觉醒是和“性”的觉醒一同萌发的。它的强烈反应就是极端鄙视女性，决心与“女人”分道扬镳。1980年代，许多素不相识的女子来信，说她们曾有过和我极为相似的体验和心理历程。是这些声音鼓励了我，促使我自觉地在自己的经历和感受中体味我们一代女性的甘苦。

有几件事曾经深深地震撼了我。

小学毕业时，班上两位年龄较大的女同学不再报考初中，她们要去纺织厂当工人。这使我感到悲哀。可她们自己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其中一位反倒劝我：“算了吧，我早就不耐烦读书了。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将来总要结婚，要生孩子，永远赶不上男的。这是天命。”

那是一个月夜。

我们七八个住校的女同学坐在操场摇椅上，没有人说笑，像送葬一样沉寂。我想说“我不信”，但什么也说不出，只是紧紧地咬住嘴唇，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超过班上所有的男同学，一定要让你们看看！”嘴唇咬出了血，至今仍然能感到那股咸涩的味道。

上中学时，班上大多数女生来了月经，我们说它是“倒霉”。逢到“倒霉”的女生，体育课可以不上，劳动课可以请假。男同学议论纷纷，在评“三好学生”时也会多出一条意见：娇气。那时，我是站在男同学一边的。我以为，女孩子应该争气，不应该因为这点小事就特殊。为此有女同学说我：“她自己没‘倒霉’，所以唱高调。”

我的月经初潮是在一个异常的日子。

1966年深秋，“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了。那一天，父

亲被红卫兵拉去游街……我像往常一样悄悄走在街道旁边的人群中，远远看着父亲。不知为什么，他站住了，立刻有人吼他推他，将一大瓶墨汁从他头上浇下来……那一刻，我心里陡然一紧，想冲上去，就在这时，小腹剧痛，一股热流顺着大腿滑下来……我突然悟到这意味着什么，泪水禁不住流满了面颊。一时间，黑色的墨汁和红色的血仿佛交织在一起，无情地将我抛掷在做女儿的愤怒和做女人的屈辱中——那时，我恨自己生为女性。

从那时起，在“性”的觉醒中我开始自觉地学习男人，阅读伟人传记，学习像拉赫美托夫<sup>①</sup>那样磨练意志。狂风中偏偏去站风口，一站就是几个小时。三伏天暴晒，三九天游泳。下乡以后也是这样。尽管我过去几乎没有干过任何活儿（甚至没干过家务），却偏偏要



老“知青”走在回乡路上

和男社员们一起干最重的体力活儿：担稻捆上垛，摇耩种麦子，村里沿袭千年的“女性禁忌”几乎都被我破了。冰天雪地里挑上一百多斤的水桶，无数次滑倒，无数次从山坡上

---

<sup>①</sup> 拉赫美托夫是19世纪俄国民粹派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小说《怎么办？》中的男主人公。此书是列宁最喜爱的作品之一，“文革”期间曾在中国知识青年中广为流传。

连人带桶滚下去，衣服湿透了，肩膀早已磨烂，可我从没有因此流过一滴泪……我在向命运挑战，向性别挑战。读过欧文·斯通的《马背上的水手》之后，我开始像杰克·伦敦那样刻苦自学。无论在农村一日三晌田间劳动，还是当工人以后白天工作晚上赛球，坚持自学，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十几年如一日。在那个年代，许多男同学也难得顶下来，我却顶住了，像后来被人称作“老三届”中的精英一样，用自己的肩膀撑起了自己的命运，撑过了一个濒于崩溃的时代。

1979年，我以仅有的八年学历考上了研究生。

我的经历证明，在声张男女平等的社会里，女人的确可以像男人那样努力奋斗；只要奋斗，她也可以取得和男人一样的成就。当社会生活逐渐走上安定的轨道，就像在灾难中不曾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到优待，我也没有在学习和工作中受到任何难以承受的性别歧视。读完研究生，当了大学老师，又在众多老资格的男讲师之前破格晋升了副教授和教授——到了这个层次，性别干扰似乎越来越少，仿佛完全可以超然于性别之上去做纯粹客观的学问——然而，就是在这时候，我却把全部热情和精力倾注在学界无人关注的妇女身上，单枪匹马地走上了研究女人的道路。

## 2. 走向女人<sup>①</sup>

将我逼上妇女研究道路的，不是社会，不是十年浩劫，也不是职业，而是女性的生活道路，它几乎可以看作是一件自己的私事。

1975年我结婚了——我原是决计不结婚的，可是我恋爱了，它导致我心甘情愿与另一个人生活在一起。1977年我有了一个儿子——结婚时我还表示不要孩子，可不久就强烈地需要一个孩子来求证我们的爱情。我万万没有想到，正是婚姻和生育，几乎改变了我的整个生活和心理世界，向我十分珍爱的独立人格提出了挑战。我很快就感到，在一个亲密的家庭中，真正独立的人格实在是难以维持的，恋爱中的女人甘愿自己将“独立”奉上爱的祭坛。在孩子的

---

<sup>①</sup> 本篇部分章节曾在《走向女人——中国(大陆)妇女研究纪实》(香港青文书屋1993年)发表。收录在这里的均有修订或删除。



啼哭声中，在琐碎繁忙的家务劳动中，做事业的意志不得不让位给过日子的本能，刚烈的秉性不得不向忍受生活的韧性低头——于是，我落进了一个陷阱，一个历史的女人的陷阱。

婚后，如果仍然以过去那种独立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要求自已，我感到处处是障碍：丈夫和孩子，家务和家人……统统是障碍，它们占据了我的精力和时间，妨碍我随心所欲地独立行动。然而，要我放弃，心却一百个不愿意——我像世代传统的女人一样执着于爱，执着于自私的爱情和无私的母爱。这是命运，一个典型的东方女人的命运。不愿放弃，就要背起。当我决定自觉地背起这种命运，又感到落进了一个新的陷阱，一个双重角色、双重负担、双重人格的当代女性的陷阱——我和我们这一代女性都在这个深井中挣扎，没有呐喊，没有反抗，没有人引诱你进去，也没有人召唤你出来，一切都像是自然的。双重角色引来双重标准，像双刃剑，将女人割裂了，使我们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社会上都无法找到一个轻松自在的自我。

生活对女人似乎很不公平。

为什么偏偏要女人来承受这一切？

没有人给出让人信服的答案，因为有资格回答问题的总是男人——他们其实不懂女人，尤其不懂得今天的女人。而女人，我们自己，却将这些疑虑深深地埋在心底，或是浪费在无尽的唠叨和怨声中，唯恐在“男女平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社会中露出女性的马脚。

我不得不承认，在熬夜读了那么多书之后，最无知的领域却是女人。我感到懊恼。这种懊恼逼人振作，促使我放